

港作家自選集叢書

塵

月



陶然
著

海天出版社

蜜 月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周建生
封面设计 陈士修
版式设计 陈敏宜

书 名：蜜月

著 者：陶然

出版者：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海天出版社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1988 年 10 月第一版 198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787×1092 mm 1/32

印 张：9.5

印 数：1-15,000 册

ISBN 7-80542-045-9/I·17

定 价：6.00 元



陶然，雖然是廣東省蕉嶺縣人，但却從來沒有回過原籍。1943年9月27日，他降生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市，出生證上寫着的姓名是：涂乃賢。

1960年3月，在印尼的排華浪潮中，他回北京讀書，稍後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73年9月移居香港，曾任《體育周報》記者、編輯、執行編輯，出版社編輯、新聞界編輯、《香港文學》執行編輯，現為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中文編輯部主任。

他的筆名尚有史達、余瀾等，已出版的作品有長篇小說《追尋》、小說散文集《強者的力量》、《香港內外》，中短篇小說集《旋轉舞台》、《平安夜》，散文集《回音壁》、《此情可待》，散文詩集《夜曲》等。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任香港作家聯誼會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

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留念:

陈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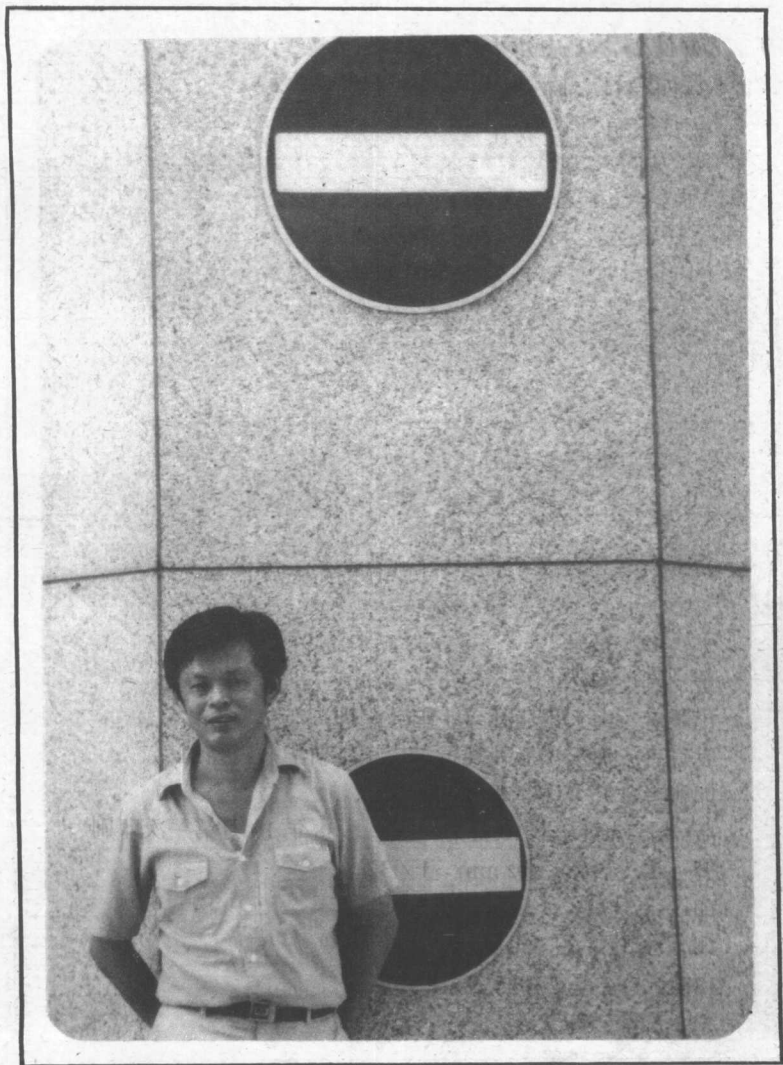
1989年7月11日

李自修

香港作家自选集丛书

主 编 吕炳文

副主编 李 青



作者 陶然

自序

一直觉得，小说越来越难写。

尤其是这两年来，经历过太多的事情，在摇头叹息之外，心竟然有些灰了起来。

不时都会自问：我该怎么写下去？

也许也正因为这样，每每想及，便有悚然一惊的感觉。提起笔来，思考再三，常常不免废然而止。

越不写就越怕写，越怕写就越不写；这是恶性循环的结果。心里有时也着急，却也无可奈何。

其实我的脑海里依然流转着许多人物、许多意念。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冒了出来，涌到我的笔端；因为它们已经骚动得太久了。

但，即使写了出来，谁能保证让自己满意呢？更遑论别人了。创作就是这样奇妙的东西，并不是作者自己主观上想要写好，就一定可以写得好的；也许苦心经营的未必如意，随意写来的却反而得心应手。这自然有许多内在的因素，得失也就更加难以捉摸了。

记得曾经有位记者朋友问过：“为什么你的小说总有些淡淡的忧愁呢？是不是你在写作前，有意识地以暴露黑暗面为前提呢？”

我认真地想了一想，终于肯定这是一种误解。我并没有这样的意图。香港是人间，自有黑暗的一面，也有光明的一面；令人长叹的人事固然司空见惯，但叫人欢欣鼓舞的东西也日日可见。小说有异于社会实录，总是要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而我认为，这种艺术加工的过程，应该符合作者的个性与气质，才较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何况，悲剧的艺术冲击力量，往往比较容易讨好呢！我自认缺乏喜剧的细胞，有时也试着构思欢乐的调子，但每每觉得缺乏了一些什么，以致不敢贸然动笔。或许这就叫做献丑

不如藏拙吧，倒不是我睁眼不见阳光，即使阴影也不时掠过。

我想，比起小说中的“人”的真实、人物个性的真实，情节还在其次。不论是黑暗还是光明的故事，假如“人”可以立得起来，小说也就不会太失败吧？

当然，老唱低调，恐怕也难免会掉进一个模式中去，我希望我也能够唱一首欢乐的歌；不论是喜是悲，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的真实与独特的感受。

当我将手中的小说选编成这么一本自选集时，我竟有阮囊羞涩之感。有人说过，人生象一首歌，不要太长，只要动听。倾我十二年的时间而只能凑成这样的一首联奏曲，并不太长，却也未必动听，但它无疑却让这十二年有了一个休止符。

在台上引人瞩目地高歌，我是从来也没有幻想过的，但在台下悄悄地哼，却也常常随着兴之所至。契诃夫说得好：大狗小狗都要叫。我想，小狗的声音自然没有大狗洪亮，但却也可以增添另一种音调。尽管肯定不能人人都成为契诃夫，但在自己的这个层次上自得其乐，不也很好么？

想通了这一点，也许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相对的自由。

不然的话，写小说实在太多顾虑了。

我其实并不勤奋，我多么希望可以每天在草地斜阳下捧着一本书漫不经心地荡秋千，让自己的身影在晚风中慢慢溶入暮色里。

偏偏又喜欢自唱自听，光说是娱乐自己也未免有些矫情！我又何尝不期望有些听众，即使劣评也胜似没有回音的寂寞。

但愿我这休止符只是一种休整，是另一首歌的过门。假如这过门并不引人，也请容我稍后再试唱下一首歌。

陶 然

1987年10月12日，北京归来日，写于香港太古谷。

目 录

第一辑 短篇小说

冬夜·····	(1)
高处不胜寒·····	(6)
债·····	(10)
在街边摆棋的少年人·····	(15)
夹缝中·····	(18)
法庭上·····	(21)
梦醒何处·····	(25)
夜海·····	(33)
贺稿·····	(40)
小别后·····	(46)
一夜成名·····	(50)
飘·····	(56)
蜜月·····	(62)
一万元·····	(69)
红色的玫瑰花·····	(76)
巨星·····	(83)
心魔·····	(91)
今天不回家·····	(99)
十六岁·····	(106)
射击·····	(114)
视角·····	(119)
面对面·····	(126)

网·····	(133)
平安夜·····	(139)
隔·····	(147)
海的子民·····	(154)
戏·····	(162)
推·····	(169)
没有月亮的中秋·····	(176)
旋转舞台·····	(183)

第二辑 中篇小说

天平·····	(190)
人间·····	(216)

冬 夜

临近午夜了，熙熙攘攘的夜市尚未冷落，大街上红男绿女仍在徜徉，而绿岛餐厅宽敞的卡座上却已经空无一人。它那临街的玻璃门的内侧悬挂着一层墨绿色的布帘，使餐厅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着的外部世界隔绝了，自成一块寂寞的小天地。若明若暗的几盏壁灯，仿佛瞌睡者的眼神一样，无精打采地映着几个疲惫的侍者的身影。

“工作了几天，你有什么感受啊？”酒水部的王强站在里头，隔着柜面向张诚问道。张诚是一个星期前才来这里当侍应生的。

“还好。我只求糊口，根本不去计较什么。”张诚漫不经心地答道，一边扫了还只有十六岁的王强一眼；他忽然发觉那张脸上已经开始爬出了几道轻微的皱纹，上唇也冒出了绒毛似的胡子，看上去显得比他实际的年龄要苍老得多了。他心里一沉，随即电光火石般地联想到比王强大了几乎十年的自己，虽也还不算老，但是这几年来饱尝生活的煎熬，岁月不也无情地在自己的身上留下显著的痕迹么？张诚万念俱灰地叹了一口气，随身往柜台上一靠，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他幽幽地补充了一句：“对我们来说，也不可能去计较甚么。”

王强怔了一下，看了看满脸阴沉的张诚，随即好象被那压抑的气氛感染，他机械地转动着手中捧着的盛了半杯茶水的玻璃杯发楞。两个人隔着几乎齐胸的柜面相对默然。

“你知道，”过了片刻，张诚望了正低头沉思的王强一眼，便把视线移到天花板上，若有所思地缓缓说道：“这个年头，失业的人那么多，我如果能够在这里混下去，不被老板炒鱿鱼，已经算是幸运了。你说我还能要怎么样呢？”这时，低音喇叭正传出如怨如诉的女声，在唱着一首甚么歌，缥缥缈渺地、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飘了过来。

忽然，从餐厅的弹簧门跨进了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他满不在乎地游目四顾了一下，才摇摇摆摆地找了个位置坐下。职业性的反应，使张诚从迷茫中立即惊醒过来，匆匆奔向来客。他隐约觉得那人从街上挟带而来的一股寒气扑上他的脸；原先室内的温度，竟使他一时忘记了这正是二月天。张诚漫无目的地望了一下那客人，忽地一愣。他俨然觉得有些面熟，但仓促间又想不起来到底是在哪里见过。那被掀了起来的思潮在他脑海中澎湃着，一发不可收拾了：一个又一个久违了的名字，闪电般地涌现与消逝，但终于都没有对上号——虽然他心中断定自己是认识来人的。

端去了客人所要的咖啡，张诚又回到了柜台边。他看到王强正伏在柜面上注视那来客，不由得沉吟着问道：“你认得他吗？”

“唉！那是大明星廖化呀！能不认得么？”王强脱口答道，接着好象才发现到有些不对，他赶紧自我解嘲：“我是认得他，只不过他并不认得我呀！”说着，他有些难为情地笑了，那笑容流露出合乎他那种年纪的稚气。

“大明星？”张诚恍然大悟似的，“怪不得我也觉得面熟得很呢！”

话虽是那么说，但张诚的心里却还在固执地继续追寻答案。十年来，他很少踏进电影院的大门一步，一向对明星并不熟悉，所以在他的脑海深处其实并不相信自己果真是从银幕上认识那人的。他转过头来再度向来客望去，只见廖化正在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夹着半截燃着的香烟，而嘴角上挂着一丝冷冷的笑意。那特殊的动作和表情顿时使张诚的思维捕捉到一个相似的面孔：他在上中学时的同学王利成。他的心一震，连忙问王强道：“廖化不是他的真名吧？”

“谁知道呢？”王强漫声应道，“让我想想。哦，对了，好几年前我好象在甚么娱乐杂志上看到，他原来好象姓王。你问这干吗？”

“他确实姓王么？”张诚并不回答王强的问话，双眼盯住了他，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我记起来了，是姓王。因为与我同姓，当时我还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光荣。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不过那时我是个标准影迷哩！”说着，王强把眼光移向别处。

“那我可认得他了。”张诚欣然地说，他并没有注意到王强显得有些忸怩的动作，接着一个箭步便跨了出去。

“喂，你……”措手不及的王强感到突然，他不明白张诚想要干甚么；他只来得及呐呐地吐了几个字，张诚早已头也不回地迫近廖化的桌边。

“你是不是叫王利成啊？”张诚迎面就热切地开口问道。

被惊动的廖化困惑地看了张诚一眼，随即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唔。”

张诚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听到这句肯定的答复，他更忘形地抢上一步，摇着廖化的肩膀就叫：“哈！利成！你什么时候成了大明星？！”

“阁下是谁？有什么指教？”廖化看到这个身穿红色制服的侍应生竟然做出那样亲热的举动，不觉感到大失身份，语气中已经明显地带着勃然大怒的味道了。张诚蓦然吃了一惊，他急忙缩回了手，退了两步，但还是忘情地叫道：“我是张诚！张诚呀！上中学时我和你同桌的呀！你记得吗？”

廖化楞了一下，他茫然地看了看那在极力唤醒他的记忆的人。他为众多的影迷所包围着，除了来头比他大的人以外，他是很少记住什么人的。一会，他才含糊地“哦哦”着，那声音仿佛塞在喉中不愿出来，满脸的冰霜顷刻间也挤成一团麻木的笑容。他迅速地将那杯咖啡一饮而尽，起身道：“对不起，我还得去拍片。再见再见！”匆匆地付完账，他随手往张诚的手中塞了什么东西，便扬长而去。这唯一的顾客的离座，终于又使曾经有些生气的餐厅重归沉寂。

看着留在手中的一元硬币，张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他慢慢地踱了回去。王强望着双眉紧蹙的张诚，探起上半身问道：“你们认识呀？他认你吗？”

张诚惨然地苦笑了一下，没有回答。忽然他又感到了手中那

块硬硬的东西，一股愤怒的情绪使他抑制不住地叫了起来：“临走还给我一元小账，妈的！这不是明明在给我一记耳光么？”说着，他捏紧了手中的那块硬币，狠命地往地板上摔去。那小圆片骨碌碌地滚了很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失落了。

“我看他是怕你会求他帮忙吧！”王强轻轻地用右手的食指机械地敲着柜面，这样估计道。张诚听了，不禁又回想起廖化那匆匆离去的背影，他心头一震，忍不住叫屈道：

“笑话！我怎么会那样不识相？只不过是老同学久别重逢，想叙叙旧而已。你说，我是那样的人么？”

“你的想法我了解，但人家可不会理你这一套。他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诚惊疑地看着王强，问道：“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

“别忘了，这里是餐厅，各种人物经常出入。天长日久，我自然就熟悉他们的想法了。”这时的王强仿佛一下子又变得老成了。

“唉！”张诚的叹息声包含了复杂的情绪。“我原以为千变万化，是人总还有一点人情。”

“人情？”王强撇了撇嘴，冷笑着说，“人情值多少钱一斤？现在他是大明星，拍一部片拿十几万；而你是侍者，一个月只有三四百。大家身份相差得太远了，怎么可能谈到一起呢？”

听着听着，张诚不由得低下了头。这时煤气炉上刚煮沸的开水，发出“嗤嗤”的声音，化成了股股蒸汽从壶嘴急剧地冒了出来，飞升到天花板上；王强快步地去熄火。

张诚打了个呵欠，觉得有了困意。看看壁上的电钟，已经是两点钟了；他想：还要再挨一个小时呢！他朦胧地记起每次在万籁俱寂的冬夜中走回家时又冷又乏的苦处，思量道：“哪一天我也可以象那些无须为生活奔波的人们一样，在午夜前钻进被窝里，哪怕只是一夜，也该有多好！”

正在编织如意的梦，张诚突然一惊，醒了过来。原来他打了一个猛烈的盹，头都几乎碰到柜面上了。他揉了揉又重又酸的眼皮，觉得清醒了一些。这时，冷意又开始袭上他的心头。

1974年4月24日
(选自小说散文集《香港内外》，福
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初版)

高处不胜寒

黄豆般大的雨点急速地打在路面上，在路边汇成了水流。风迎面吹在伞面上，使前进中的陆正远又多受了一层阻力；他只好微微前倾着身子；努力地与斜坡和风力搏斗着，连那原先明显感觉到的钻进领口与袖口的凉风都暂时忘却了。

蓦然间一辆米黄色的私家车从后边飞越而过，车轮溅起一团水花，狠狠地喷射在猝不及防的陆正远身上；他刚来得及抹掉一脸的污水，并且忍无可忍地破口骂道：“他妈的！”那车已经拐上礼顿山园消逝了，只是从侧面隐约可以瞥见驾车人是个女的。他定了定神，稍后才猛然觉得那辆车极为眼熟；仔细一想，才省悟到那正是陈太太的车。

陆正远第一回看到这辆车，还是在三个月前……

大专毕业后，他一直找不到一份固定的职业；幸好他早年学过普通话，为了生活，他只得“半路出家”，仿效他人，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上门教学生。

这一天，他千辛万苦才守候到一个电话，约他下午见面。由于这是他的第一桩“生意”，所以对报酬并不怎么计较：精明的陈太太在电话中早就讲好了，每星期教一个小时，一个月学费三十元。

那是一个寒冷的日子。他顺利地找到陈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停车房的这架米黄色汽车。后来混熟了的陈丽莎私下里曾多次告诉他说，那是“妈咪”专用的车子。

在一通详细的盘问之后，陆正远被女佣领进宽敞的客厅。从深深的后院里传出了一阵钢琴声，在弹着《土耳其进行曲》的旋律；陆正远随意一望，但见客厅的墙上挂着几幅镶着镜框的国画，有齐白石的对虾，有徐悲鸿的奔马，显然都是复制品。角落的架子上摆着一些古董，也引人瞩目。但最惹眼的还是悬在对着